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錄部

知幾

易稱知幾其神又曰幾者事之微也微而可見不亦神乎是故君子處出語黙消長盈虛唯道是從不失其正應其速則豈俟乎終日順其義則姑務於隨時不見是圖唯變所適若夫叔世蹇剥禍機紛擾大道斯隱小人

乘器或察言而觀色或入國而審政其或恣苛暴以瀆絕人紀樹凶狡以專侮政柄夸辨横起天理棄滅將欲攘美於賢俊盜名於仁義萌朕已見情偽斯得蹊是遜辭以防患矯迹以自晦保全始終之分不處嫌疑之地進或屑就退必高翔雖干戈相尋亦能方圖自任矣

周武王封太公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而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孔子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馬於魯城南皐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

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言婦人之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葢優哉游哉維以卒歲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子遂適衛居項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餘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月餘復反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見南子者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居衞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揺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於是醜之去過曹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或作鳴鐸竇犨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

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陬操琴曲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初衛太叔疾娶於宋子朝疾即齊也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瑚簋禮器名夏曰瑚周曰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圉文子名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初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

諾吾將仕矣

范蠡為越相與越王勾踐苦身戮力二十餘年竟滅吳夫差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樂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魏公子無忌為魏將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賔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范雎魏人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比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

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雎後代穰侯為丞相

王翦為秦將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

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善一作當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音麤而不信人怚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漢叔通薛人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於博士中待詔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

反罪死無赦將有其意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不許其言陳勝為反作色謂變動其色通前曰諸生言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弗復用鑠銷也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並音千豆切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如鼠之竊如狗之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直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匹衣

一襲（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還其所居也）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幾音鉅依切）迺亡去之薛

蕭何秦末為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欲從事辨之（何與共事脩辨明何素有方略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何乃給泗水卒史（泗水郡沛所屬也何為郡卒史）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無行（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故止得不行也）何位至相國

陳平封户牖侯高帝末燕王盧綰反樊噲以相國將兵

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用平計詔平乘馳傳載周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二人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反縛兩手也載諸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平行聞惠帝立平恐呂后及呂須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

平畏讒之就（就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成其計）因固請之得宿衛宮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帝（傅相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

穆生與白生申公為楚元王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反）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法

與讀曰歟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見音胡電切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王仲本瑯琊不其人好明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

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

董仲舒為膠西相膠西王聞仲舒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

仲舒恐其久獲罪病免

金賞為太僕其妻霍光女也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宣帝亦自哀之獨得不坐

陳咸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

及莽簒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後漢崔篆駰之祖父也王莽時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不就後王莽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

樊宏當更始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

兵事竟得免歸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
卓茂為更始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
乞骸骨歸建武中位至太傅
竇融字周公更始大司馬趙萌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
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
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
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
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置屬國一旦緩急杜絶

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守猶求也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

賈復為左將軍封膠東侯知光武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剽削也謂削除甲兵

鄭敬為汝南太守歐陽歙門下掾歲十月享會歙出教

曰西部督郵縣延忠貞公方今與諸儒共顯之於朝功曹郅惲愀然曰司正舉觥延恣性貪邪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敬曰君明臣直明府德也歙曰敬奉觥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縣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恐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

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魚釣自娛

馬嚴為陳留太守將之官言於章帝竇固竇勲家不宜親近京師時勲女為皇后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繇是失權貴心後遷將作大匠坐事免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竇太后臨朝乃退居自守訓敎子孫卒於家

崔實召拜尚書實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
楊秉為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
冀誅後乃拜太僕
許劭汝南平輿人初為郡功曹後司空楊彪辟舉方正
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
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
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
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投揚州刺史

劉繇於河曲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寓寄也

陳紀為平原相往謁董卓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即時之郡

魏桓字仲英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游於雒陽名震京師司徒黃

璗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林宗雖善人倫臣欽若等曰范曄著後漢書諱其父名故稱字也而不為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

袁閎從父逢隗並貴盛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嘗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

閎遂散髮絶世欲投迹深林以老母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殁莫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通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卒於土室

蒯越為大將軍何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

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
申屠蟠陳留外黄人也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其後董卓廢弘農王立獻帝蟠及荀爽韓融陳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

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獨處亂末終全高志

賈彪少遊京師志節慷慨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臣欽若等曰公孝晊字也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位至新息長

袁術為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以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

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後為劉表從事中郎荆州平就拜大鴻臚

士孫瑞為尚書僕射與司徒王允同誅董卓瑞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

楊彪為太尉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

魏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兾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兾州土平民強英傑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強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渡武陵後位至太常

田疇右北平人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後拜為議郎

韓暨漢末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

張承字公先漢末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

從長安來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閒行歸家與兄避地揚州

管寧北海朱虛人也與邴原值亂往遼東依公孫度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寧後徵拜大中大夫不受

劉曄淮南人漢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揚士多輕俠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江來以曄高族名人欲強曄使唱導此謀曄内憂之而未有縁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按問曄往見為論事勢寶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違令者與同罪即乘寶馬詣寶營門論以禍福慰撫安懷咸悉悦服推曄為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

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恠其故曄曰

實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

懐怨難久故相與耳位至大中大夫

毛玠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

臨兖州辟為治中從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父靖漢末為蜀郡都尉柔留鄉

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

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君先得

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曹公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後邈畏太祖終為袁紹擊已也心不自安叛太祖柔位至太尉

賈詡為宣義將軍李傕郭汜亂長安中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内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

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偎果善視其家後為魏大中大夫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袁徽陳郡扶樂人也以儒素稱遭天下將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初徽從兄渙慨然嘆曰漢室凌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

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徼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以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徼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世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亂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後位至光祿大夫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九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幾第二

吴魯肅臨淮東城人為袁術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幼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肅位至横江將軍

石偉為光禄勲及孫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

疾乞身就拜光禄大夫

晉阮籍初仕魏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文帝初欲為武帝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華表仕魏為散騎黄門郎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

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

羊祐仕魏為黃門侍郎及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顧為侍臣求補吏從秘書監

武陵武帝時為吏部尚書左僕射開府陵以在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功數懐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譚

束晳為趙王倫相國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及倫誅獲免

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後位至司徒

潘尼為著作郎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稱疾篤取假拜掃墳墓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為齊王冏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亂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

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羮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謂之知幾
顧榮字彦先吳人為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擅權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

之態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吏實才嶼然之白問以中書侍郎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彦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嘗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

儲裂山甲切為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於外裂知内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少剛厲有志永嘉之亂同郡祖逖

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産遂往依之逖素好縱橫弟約有大志産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

桑沖為黄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為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

索紞字叔徹燉煌人明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紞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説無驗乃止

張載為中書侍郎載見世方亂無復仕進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張協為河間内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咏自娱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豈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

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荀邃爲陳留相懐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邃爲侍中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拒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陶臻侃之兄子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表不平臻懼亂作託疾

而歸白侃曰華彦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瑯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元帝帝見之大悦臻為叅軍

衛玠懷帝末過江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玠卒於太子洗馬

羊曼為王敦右長史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録朝士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

劉隗為吏部郎王敦素與隗交甚欽貴之請為右司馬

隗知敦有不臣心託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為豫章

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

桓彝為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

望彝以疾去職

阮裕為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

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

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

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

郭文河内軹人隱居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幾

阮孚成帝初為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徳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

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幾

徐邈東莞姑幕人會稽王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後為中書侍郎領太子衛率

宋羊欣為桓玄平西參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疏時自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

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疾自免

何承天爲桓偉叅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北向朝廷承天懼禍亂未已觧職還益陽

王敬弘爲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桓玄輔政及簒位屢召不下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時領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州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晦果誅死

顧覬之為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與殷景仁有隙覬之不欲與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覬之竟免

張穆之為員外郎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于始興王濬濬深宏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于湛求外出湛將用為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為寧遠將軍交阯太守

王秀之為桂陽王休範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

江智淵為竟陵王誕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返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

南齊王儉初仕宋為司徒長史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為吳興例補義興太守

劉繪為豫章王嶷大司馬咨議嶷與文惠太子以年

秩不同物論謂宫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為南康相後遷寧朔将軍行南徐州事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隋郡諸軍事輔國将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

梁宋史仕宋為皇太孫書記太孫即位多過失德史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即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罹其禍唯史及傅昭以清正免

傅昭幼孤為外祖所養宋司徒建安王休仁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齊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隷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宋史保身守正無所叅入竟不罹其禍

王晏為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宫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踈尋領射聲校尉不拜

呂僧珍仕齊為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

珍固求西歸

陳謝貞為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録事叅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日踈于王每有宴遊輙辭以疾未嘗叅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俄而叔陵作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

後魏車路頭為忠貞將軍明元性明察群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罸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諷

笑而已

張湛仕沮渠蒙遜為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崔浩識禮之每歲贈浩詩浩嘗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胡叟初在涼州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以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閣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怨祝佗騁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吏曰

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昌祝佗之有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不淳慕仁義而未允地僻陋而僭擬號居小事大豈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人夙在大魏與子蹔違非久濶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武威將軍賜爵始復男

陸旭孝文時爲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于太行山

孝莊即位屢徵不起

姑晧宣武時與趙修同侍直禁中為修所忌尋遷濮陽太守晧忻然而去内不以疎外為慼及趙修等敗竟獲全免

穆紹宣武時為侍中謝事還家詔諭久乃起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固辭不受又除侍中託疾不起河陰之役故得免害

北齊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舍人時孝武猜忌神武内

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恠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

李愍初仕後魏安樂王元鑒表授武騎常侍時陽平以北皆為賊有鑒命愍討之頗有斬獲及鑒謀逆愍乃詐患風鑒信之因此得免

李渾初仕後魏為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乃謝病求為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携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雒衣冠殲盡論者以為

知幾

李曉仕魏為員外侍郎爾朱榮之害朝士曉時衣冠為鼠所噬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及遷都鄴曉便寓居清河託從母兄崔㥄宅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安居訓勗子姪無復宦情武定末以世道方泰乃入都從仕除

頓丘守

叱列平初仕後魏為右衛將軍時爾朱氏㥄替平嘗慮危禍會神武起義平鄴破四胡於韓陵仲遠既走以平

為東郡大行臺

平鑒為開府儀同三司時和士開以佞幸勢傾朝列令人求鑒愛妾劉氏鑒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作計不得不然由是除齊州刺史

後周黎季明初仕後魏為步兵校尉及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雒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遊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

得日出與相見留於内館月餘太祖又徵之遂入關

高賓初仕東魏後棄家歸闕太祖嘉之授安東將軍及

明帝初除咸陽郡守政存簡惠甚得民和帝聞其能賜

田園於郡境賓既羈旅歸國親屬在齊嘗慮見疑無以

取信乃於所賜田内多將竹木盛搆堂宇并鑿池沼以

環之有終焉之志朝廷以此知無二焉

柳機為御正大夫宣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

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

隋蘇威周度支尚書美陽公綽子也威周為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諷讀為娛未幾授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幾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不拜

梁睿為益州總管既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時高祖總百揆恐為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勲薄多不實

詰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帝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脣惶懼上表陳謝歸大理帝慰諭遣之

王世積為上柱國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高祖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

裴矩為右光禄大夫從煬帝在江都時四方盜賊蜂起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

其所望皆得其歡心

唐竇威初仕隋為蜀王秀記室以秀行事多不法稱疾還田里及秀廢黜府僚多獲罪唯威以先見保全

李百藥初隋太子舍人東宮學士或有譖百藥者懐不自安乃託疾免去

徐文遠隋末為越王侗國子祭酒為李密軍所執其後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進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

受鄽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

杜楚客右僕射如晦之弟武德中見其兄為太宗所任隱太子尤忌之楚客恐禍及已遂隱於嵩山後為工部尚書坐事貶虔化令卒

尉遲敬德貞觀中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鄂國公末年静居閒處修理池臺嘗奏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不與外人交

權臯為貝州臨清尉玄宗天寶中安禄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署從事臯隂察禄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禄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還過福昌福昌尉仲暮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已瘖瞪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唅襚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死慟哭傷行路禄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

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禄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

孔巢父玄宗天寶末隱於徂徠山永王璘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名位至給事中

張孝忠德宗貞元中事李寶臣為易州刺史後寶臣疑忌殺大將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曰將無狀聯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

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之不行吾歸死矣孝忠曰偕則併命吾留若無患也及歸果安孝忠後為横海軍節度使

田弘正貞元中為魏博衙内兵馬使時節度使田季安唯務侈靡不恤軍務屢行殺罰宏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為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炙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為

李紳元和初為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

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

後唐張全義為忠武軍節度使自昭宗文德元年以後託附梁祖垂三十年初梁祖猜忌元勳舊將多遭屠戮唯全義卑身曲事所有家財率先納賂自栢鄉喪師後全義每月獻馬鎧仗以補其軍兵儲稍乏則入粟為助梁祖季年欲害全義者數四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而

止

許寂少有山水之好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内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箄篥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溪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或象之令不厭賤事在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後為工部尚書致仕

晉張筠為興元節度罷居雒下表乞歸咸陽俄而雒下有張從賓之亂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焉

周王樸漢乾祐中擢進士第依樞密使楊邠館於第是時漢室寢亂大臣交惡樸度其必危困乞告東歸未幾李業輩作亂害邠等三族凡遊其門下者多被其害而樸獨免後位至樞密使

冊府元龜卷七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知賢

傳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若夫稟融朗之識洞幾神之表懐擬倫之鑒達語黙之要固亦言必有中而物無遁形惟夫賢人之為德也居正而處厚安仁而守約直而不激和而不流進退之得宜言色之無失純

粹中積而誠以待人洵美外彰而謙以行已秉彛而居簡敦信而繇禮固其舉錯之際淺深可覿品藻所及淑慝以分至或識其名才知未逺至終有所立見稱於時傳諸美談皆可以徵也已

臧孫紇魯大夫也襄公二十三年秋八月孟孫卒初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嘗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嘗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愈已疾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上也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享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也

子木楚令尹魯襄公二十七年宋公享晉楚之大夫子木歸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鄭罕虎字子皮魯襄公三十年十月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及魯昭公十三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歸未至聞

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竟也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也魯昭公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産政又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瞿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

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之間傾葢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束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不對間又顧曰由束帛十疋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

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孟軻字子輿鄒人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又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侯嬴魏隱士也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

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談微察公子公子顔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為一作羞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

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羸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遂以侯生為上客

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之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齊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

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命駕迎之魏公子無忌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漿或作酨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

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矣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去半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

後漢馬援扶風人為伏波將軍初劉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援與班彪並器重之彪與京師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器也

陳蕃汝南人位至三公時有黄憲字叔度同郡人也蕃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

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蔡邕字伯喈為中郎將桓彬卒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又郭林宗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碑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林宗舉有道不應喈又見王粲奇之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亡後所與粲書悉入粲族子業

郭泰字林宗太原人舉有道不應行見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奇其異遂與共語因請寓宿旦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己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楊賜為太尉大將軍竇武辟陳實為掾屬賜及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歎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

魏杜恕位至建威將軍張閣字子臺官至永寧太僕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何從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當力慕體之不如也

陳羣為尚書僕射劉巴入蜀為尚書令卒羣與丞相諸

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官至少府丞劉智為潁川太守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為侍中潘濬為人聽察對問有機理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

蜀秦宓字子勅官至大司農時任安與董扶俱以學行齊名後丞相諸葛亮問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

人之過

袁徽陳國人寄寓交州時許靖避難至交州太守士燮厚加敬待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林（靖字）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挨急嘗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三陳之耳

諸葛亮為丞相初先主領荊州牧辟武陵人廖立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亮鎮荊州孫權

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龎統廖立楚之良材當贊興世業者也

吳羊衜為始興太守鍾離牧字子幹為南海太守有異政衜與太常滕脩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此

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與孔融書曰虞仲翔虞翻字也前頗為論者所稱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初山陰丁覽太守徐陵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覽子固字子賤翻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晉吳奮為河內太守郡人孫鑠少樂為縣吏奮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於司隷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

輕軍襲芑於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芑畫計芑賴而獲免還尚書郎在職駁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張華為太常時陸機與弟雲俱入雒造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周浚為揚州刺史時陸雲初入雒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

周弼為御史中丞時裴頠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

嵇康為中散大夫時阮种弱冠有殊操為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

山濤河内人官至僕射郭奕少有重名濤稱其高簡有雅量

王綏司徒戎之子也裴瓚字國寶楷子也將為綏所重每從其游戎謂綏曰國寳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

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綏官至荆州刺史

衛瓘為尚書令見樂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殁嘗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冰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傅玄位至侍中初燉煌人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内緯州辟别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玄及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

郭奕太原人官至尚書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奕

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爽初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爽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王述太原人官至尚書令陸訥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述雅敬重之

庾敳為東海王軍諮祭酒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歛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

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劉頌廣陵人為廷尉同郡華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頌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

張宣子新興人達識之士也同郡劉殷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宣子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

便不得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表表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惋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

劉岱廣陽人也同郡霍原年十八覲太學行禮因留習

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俵原之父友也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勑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虚方成竒器汝後必薦之及沈為國大中正恵帝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衆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

李裔為司徒華表以苦節垂名李及司隷王宏等並歎

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

王曠為侍中裴郃有罷望元帝為安東將軍郃為長史曠與司馬越書曰裴郃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宏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賁嵩為司徒掾時同郡周顗少有重名嵩見顗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伯仁顗字也

桓彝為散騎常侍初過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為丞相

軍諮祭酒𤣥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又褚裒字季野名冠中興𤣥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内有所褒貶也

謝安為太保雅重褚裒嘗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温嶠為驃騎將軍嶠初至江左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

彛等並與親善於時江左草創綱紀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嶠甞謂謝琨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宏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是過也

王敦為荆州牧庾亮為散騎常侍時敦在蕪湖元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元規亮字也

諸葛恢為内史時楊方好學有異才為郡鈴威儀公事

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恢見而竒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竒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

將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畝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還司徒參軍事方任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王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

未暾顗先割啗之義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賭以骨鯁稱又桓彝與茂倫為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嵜歷落可笑人也顗官至護軍將軍

褚裒為征北將軍以義興太守荀羨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負逸羣之氣將軍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

盧諶為司空劉琨從事中郎楊裕字士倫為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歴觀朝士多

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楊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甚悼之

葛寵為臨安令郭文曠達不仕既病甚寵迎置縣中及其卒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王澄字平子為軍諮祭酒謝鯤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為人所慕如此

桓温為大司馬録尚書事王猛字景畧隱於華陰懷佐時之志温入關猛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時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

宋沈懷文為隋王誕府主簿謝莊為諮議參軍時江智淵為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懷文及莊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

南齊殷沖初仕宋為吳興令時張岱為水部郎出補東

遷令冲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遅下邑然名
器方顯終當大至
周顒為中書郎吳郡錢塘杜栖少為同郡張融所知栖
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弾琴飲酒名儒貴
游多敬待之顒與栖父京産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
之秀嗟愛之懐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彦若已有之也
梁范述曾仕齊為永嘉太守時蕭景為永寧令述曽居
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滞者

可就永寧令決

任昉字彦昇位至新安太守劉孝綽為著作佐郎歸沐以詩贈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其為名流所重如此謝舉傳云此詩昉贈舉

劉瓛為會稽府丞賀瑒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學瓛見瑒深嗟異之嘗與瓛造呉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

范雲為侍中時孔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

以祠事入廟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顏頓祛鄙悋覿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巳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沈約為尚書令當朝貴顯軒蓋盈門時孔休源初到京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達人所推如此又王筠自元禮為殿中郎約每見筠文咨嗟吟咏以為不逮也甞謂筠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

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絶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後魏郭祚字季祐官至雍州刺史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

賈禎為雒陽令陸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

孫蕙蔚為黃門郎陸暐與弟恭之共候蕙蔚蕙蔚謂諸

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得謝張公無以延譽

氾潛燉煌人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淚下春秋當祭之

前先求旨酒美膳盡孝思之敬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

壺與叟河東裴定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矣子

惠於叟何其常也潛曰我常給祭者以其常於孝思論

者以潛為君子

隋祖孝徵為侍中初李德林器量深沉時人未能測惟

任城王楷趙彦深魏収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北齊武王初為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三年孝徵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出為兖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問德林云是彦深黨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滞縫衣我嘗憾彦深待賢未足内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不宜妄説

楊素字處道位至太子太師楊達為上開府達為人宏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惟

楊達耳

薛道衡為吏部侍郎時李文博為羽騎尉特為道衡所知嘗令在廳事帷中披簡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録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册府元龜卷七百九十一